

518641

X523

ZEK

〔匈牙利〕厄尔凯尼·伊斯特万 著

一分钟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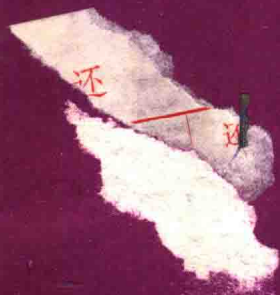
一分钟小说

〔匈牙利〕厄尔凯尼·伊斯特万著

柴鹏飞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九八九年·北京



ÖRKÉNY ISTVÁN
EGYPERCES NOVELLÁK

据SZÉPIRODALMI KÖNYVKIADÓ,
BUDAPEST, 1984年版译出。

一分钟小说

Yifenzhong Xiaoshuo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4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7\frac{1}{2}$ 插页 2

1989年7月北京第1版 198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700

ISBN 7-5016-0055-4/I·56 定价 2.20 元

目 次

说明	1
荣誉	2
关于父母的客观性	4
妈妈	8
不幸事件	12
买书记	16
新贵	20
一首新发现的裴多菲的诗	21
交谈	22
关于如何打通关节	24
一间屋子，秫秸墙，茅草顶	27
旅美札记	29
消费社会的心理分析学——旅美纪行	33
数学	40
车轱辘话	44
法国眼光	48
两位专家	49
煤	52

品德考验.....	55
老人和汽车	56
五十年代.....	58
家	59
何谓艺术?	60
洗衣女工之梦	64
身不由己.....	68
新住户.....	73
在化妆室里	76
广播喇叭在说什么?	79
行业尖子.....	81
人们向往温暖	87
人道主义，一九七五	94
匈牙利发明家们，你们的命运如何?	97
几首散文诗	99
关于何谓怪诞作品	103
没有什么新鲜事	105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108
我们老了.....	111
现象	114
最大胆的梦想也是可以实现的	115
匈牙利先贤祠	118
纪念 K. H. G 博士	123
罪愆	124

寻人启事.....	128
一位匈牙利作家的题词.....	129
世相	132
举世无双的侦破行动	133
故国	136
希望永远是有的	144
几分钟的国际政治	146
色情事件.....	149
真新闻和假消息	151
选择	156
皆大欢喜.....	158
匈牙利经济生活中供求规律之体现	160
一位国会代表的发言	161
审判教授.....	162
政府公告.....	165
几封有关匈牙利的信	166
一棵失望的郁金香	170
永生者	172
孩子们.....	174
活下去	175
深夜的电话	177
Gli ungheresi	179
在快乐公园里	181
欧布达三胞胎	184

匈牙利登月火箭重返地球	188
暴力年代	193
我好吗?	194
民意测验	195
170—100	198
圣诞节大拍卖	202
经历与艺术	206
在科学宫	207
不朽	209
新成语	210
走廊角落里的遐想	212
彻底的解决办法	213
实现自我的几种变化	215
最后的樱桃核	218
司机	221
粘蝇纸上的新婚夫妇	223
生活的意义	226
布达佩斯	227
恐惧的相对性	229
小水洼回忆录	231
关于作者和他的“一分钟小说”	233

说 明

下列小说虽然篇幅甚短，但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完整的作品。

它们的优点是节省读者的时间，每读一篇无须耗时数周乃至数月。

如果您在煮鸡蛋，如果您在拨电话（而那边正好占着线），不妨读一篇“一分钟小说”。

如果您自我感觉不佳或是心绪不宁，那都不要紧。您可以坐着看或者站着读，风中、雨里或是在水泄不通的公共汽车上都不妨。其中的绝大部分，您就是一面走路一面看也会明白。

最要紧的是，看清标题！作者力图言简意赅，所以不会给文章乱安标题。我们乘电车前总要看清楚它往哪里开，读我的小说先看标题，也和这一样要紧。

当然，这不是说光看标题就行了。唯一正确的方法是，先标题，后正文。

注意！

谁读了一篇要是有点不明白，那么请您再读一遍。如果还是不明白，那就说明这篇小说写得有毛病。

笨人是没的，有的只是不成功的“一分钟小说”！

荣 誉

为了买它，我们计划了两星期。每天路过，我们总要在橱窗前面站一会，贪婪地望着它。终于，我生日那天，四月十五日，中午十二点整，我们发问了：多少钱？“二百七十五法郎，”卖水果的说，“这是头等菠萝，新鲜，汁水多。”

我妻子嫌贵，我倒不觉得贵。比起西瓜来，当然贵，但比起别的菠萝来，这价钱大概很公道。于是我们买了，带回家来，放在烟灰缸上，好好地端详了一番。我们围着它走了一圈，摸摸它，夸它。多么精致，多么异国情调的小东西！菠萝的顶上还有一小撮叶丛。要是给它浇点水，或是放在水盆里，大概很快会长大的吧，说不定还会开花呢。

旅店里马上传开了：九号房间里买了菠萝。清洁女工来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有幸见她），她建议我们先削皮，撒上糖，再放一两天。“瞎说，”楼梯口一个英国女学生告诉我们，“要泡上甜酒才好吃。”一位匈牙利同胞（过去只是点头关系），写了一张条子塞在门缝中，给我们留言：“谁的话都别信！要厚厚地削一层皮，因为皮不好吃。至于肉，该怎么吃就怎么吃。”

晚上，我们把菠萝去了皮，吃掉了。什么味道也没有，就象什么瓜，好象还不如瓜。生吃了几口，撒了糖再咬几

口，还喝了几口甜酒，勉勉强强地总算吃下去了，最后喝了一杯水才彻底下咽。第三天在楼道里遇见了那个英国女学生。“怎么样？”她问。“很好吃，”我说。她深有所感：“是啊，菠萝毕竟是菠萝。”

从此以后，每次路过水果店我总是在橱窗前站一会儿，希望有机会再买一个。

关于父母的客观性

再也没有比肆无忌惮地吹嘘自己孩子的父亲更让人难受的人了。再也没有比不得不听完他们关于自己孩子所发表的令人作呕的评论(如果可以叫做“评论”的话)使人更厌烦的事了。一张自满的脸，从那张脸上的嘴里涌出一股洪流，告诉你“这个可爱的小家伙”所干的趣事和所说的妙语。再也没有比必须看完埋伏在父亲们的皮夹里随时准备一跃而出的那二十五张照片更恼人的差使了。照片上的孩子或坐、或站、或卧，或餐前、或餐后、或餐间，以各种可爱的姿势望着父亲，或者以更可爱的姿势没有望着父亲。至于有些父亲——我真是望尘莫及！——他们甚至把孩子每天坐在那个搪瓷小盆上出恭的照片也视为家珍，“天哪，这难道不是张可爱到举世无双的照片吗？”父亲们对于这张照片，就象魔术师的拿手节目一样，总要留到最后才拿出来，一面递给对方，一面手舞足蹈：

“瞧！多好玩……谁能信他才四岁！”

有鉴于此，在我们的孩子出生之前，我们就下定决心不做这样的父母。我们的孩子——虽然还未见面，但是——肯定只是芸芸众生的一员，他不会是神童，也说不出超凡入圣的哲理和玄妙的论断。我们不到处宣扬他的可爱、可疼

之处，口袋里不装他的照片，等等。应该说，我们确实是做到了，除了关于照片的决定没有贯彻始终以外。之所以要改变这项决定，是因为不断有议论传来，说我们身为父母，居然不随身携带孩子的照片供他人观赏，实属反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免也就作了修正。至于其他各方面，我们将信条贯彻始终。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教育收到了应有的效果。也许正是毫不娇惯、摒弃溺爱的管理，使我们的女儿——我敢这样说——成了品行优良、同时也是招人喜爱的孩子。喔，就是说，直到上星期日下午为止，我们一直根据纯粹客观的现实是这样想的。

事情出在那天下午，画家 I 先生和他的夫人来我家做客，他们带来了三岁的儿子比斯塔和十四个月的女儿爱娃。我的妻子给他们煮可可，做苹果馅饼，而我呢，几乎象受了什么灾情预报或心灵启示似的，事先把所有花卉从精致的花架上移到了浴盆里。真是噬脐莫及！否则今天起码还能剩下一棵倒挂金钟、一盆石刁柏或是一株冬青以及一丝精神寄托吧。

画家全家于四点半乘出租汽车到达。到达的方式本身已经不免使我们惊讶。事后我终于悟到，如果他们乘坐别的交通工具前来的话，那么如果不是比斯塔小哥使电车出轨，便是爱薇卡^①把五路公共汽车烧着。应该说，我还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漂亮、可爱而又如此精力旺盛的顽童。在

① 爱薇卡，爱娃的昵称。

他们下车后，司机在我们楼前足足花了半小时修理车门，然后才把车开走。当然，也可能是巧合，因为布达佩斯的出租汽车绝大部分都是摇摇欲坠的。

要对这个星期日下午进行如实的、艺术的描写，以在下的才气实在是难以胜任的。在舍间发生的是荷马史诗中特洛伊之战的小型版，是托尔斯泰笔下拿破仑进军俄国时的无情破坏……五点半，当我妻子托着点心进来时，我们俩都已精疲力尽了。比斯蒂卡^①在屋里横冲直撞，咧着嘴学俯冲轰炸机，碰碎了玻璃柜门。“没关系，玻璃本来就有裂缝，”我妻子说。玻璃实际上并没有裂缝，但我们使客人相信，我们早就想把它砸碎了……爱薇卡的进攻目标是书。她从《阿兰尼^②散文全集》中扯掉了关于塔索的论述，把《平原上的人们》一撕两半，接着又从伦勃朗画册里扯下两幅画，嚼几口，咽几口，吐几口。吃点心时，除了喊叫、投掷和啐吐沫贯彻始终外，比斯蒂卡还把可可灌进了电话听筒，爱薇卡把蛋糕塞进沙发靠背的缝里。用完点心之后——好象可可使孩子们醉了——情况更趋恶化。

于是，我们历来循规蹈矩的女儿也开始失去常态。这是不足为奇的，破坏这个魔王总要不地网罗小鬼。女儿的喊叫声也不时从厨房、浴室传来。“随狼则嗥”，我们理解自己的孩子何以会变成这样。当孩子们的战场转移到另外一间屋子时，我们才悄悄地喘了口气。不消说，我们没有聊

① 比斯蒂卡，比斯塔的昵称。

② 阿兰尼·亚诺什，十九世纪匈牙利文学家。

天，没有消遣，我们只是正襟危坐，因恐惧而发抖。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会响起一声爆炸或是玻璃的破碎声。在战战兢兢地度过下午以后，迎来了告别演出式的晚上，爱薇卡推倒了落地灯，还补上一脚，比斯蒂卡拧开了煤气，我的女儿摘掉了花上所有的叶子，把它们塞进了下水道，把根上的土抖在另一个盆里，自己则浑身泥浆地走出浴室。

“你的花我都浇了。”女儿满意地通知我，顺手抓起一角桌布擦脸。

我和妻子面面相觑。考虑周密的教育就这样付诸东流了。两个小魔王轻而易举地把我们的多年辛劳一笔勾销，真是使人浩叹。客人们起身告别，我女儿大吼一声，把门口的擦脚垫一把扔下楼梯，简直是判若两人了。客人们往外走了，比斯塔象是忘了什么，跑回门厅，连衣钩一起拖下了我挂在那里的风衣，这是他今晚的加演节目。I先生的孩子们就象当年拔都·汗^①在我国一样，留下赫赫战绩走了。看门人听到I先生夫妇在议论我们的女儿。

“孩子长得不错，可惜太顽皮。”I先生说。

“活象一个魔王。”I夫人说。

“把我们的孩子带坏了。”I先生说。

“我不知道这算什么家庭教育。”I夫人说。

“大概是新式教育吧。”I先生说。

他们走出了大门。

^① 拔都，成吉思汗之孙，一二四〇年曾率军攻占匈牙利。

妈 妈

清早，一辆有轨电车行驶在于洛伊大街上。从车厢尾部探出头去，看看道路在自己的脚下延伸着，看着车轮在铁轨上滑过，那是挺惬意的。

无数乘客挤在一起。挤得快要喘不过气来了，可是又上来一个士兵，下一站又上来一位胖胖的老奶奶，移动着胖胖的腿，提着一只胖胖的兜子，再下一站是四个背书包的小女孩。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员没有发生变动。电车在马路上颠簸前进，人们的头被挤得伸到车厢外面，活象装满麦秸的大车。

不久，乘客逐渐下车了。到于洛伊大街尽头，车厢里只剩下四个女学生和那位士兵了，还有一个送货的小伙子，肩上搭着十来件同一样式的卡其布女服，此外还有一位母亲，领着儿子。

这是一位身材苗条的漂亮女人，棕色头发，眼睛也是棕色的。从她的神情里人们可以感觉到她是一位端庄稳重的人。这位年轻的母亲看着跟前肮脏的地板出神，好象那里铺着一块由艰辛和欢乐织成的地毯，而此时她正在聚精会神地研究着地毯的花纹……拎着的提包紧紧地贴在身上，她也是上班去的。

男孩子的书包在手里晃来晃去。看上去他有八岁左右，快要成为一个半大小子了。他正在往高里长，想努力接近他的妈妈。头发潮乎乎的，梳得光滑平整。衣服整洁漂亮，少先队领巾刚熨过。脚上的小靴子锃亮，它虽然比脚大了两号，可是脚肯定长得比靴子坏得快。孩子的翘鼻子上还残留着夏日的雀斑，不知道为什么，这小小的鼻子给人以稳当和聪颖的印象。他的眼睛和母亲的一样，也是棕色的。

下一站，小男孩下车了。母亲陪他走到东门阶梯旁，轻轻地摸一下孩子凝脂般的脸蛋。孩子下了车，在站台上站住了，回身看着母亲，母亲也看着他，右手几乎是看不见地微微向孩子挥了挥，柔声说：

“拉奇卡，回头见。”

“回头见，妈妈。”孩子说。

母亲从电车里俯身出去，察看于洛伊大街两边的情况，接着说：

“这会儿你可以穿过去，拉奇卡。”

电车打一声铃，开动了，但是孩子站在原地没有动。站台愈来愈远了，闪亮的轨道从脚下不停地抽出来，但是拉奇卡依然站着，等着。我们与他之间的距离越增大，他显得就越小。

妈妈从车窗里望着孩子。学校就在斜对面。两边都没有车，但孩子仍然没有动。他站着，朝电车的方向看着。

妈妈担心地倚在车窗上。“孩子为什么不过马路？”她沉思着。正在这时，一辆喷着黑烟的摩托车从对面挨着学

校的小夹道里开出来。我们原先没有看见摩托车，但孩子是看得见的，所以他站在那里等着。

电车开快了，摩托车早已远去，但是小男孩还是没有动，依然站在和妈妈告别的地方。但随着距离的扩大，他小小的身子就显得更小了。现在已经不能象刚才那样看得清楚了，这不仅因为距离不断增大，同时也由于有了更多的车辆进入这幅画面，我们之间，也就是妈妈和拉奇卡之间，出现了许多汽车、卡车、对面过来的电车以及穿越马路的行人。可是孩子为什么还不动呢？他在那里站着，一动也不动，象是中了魔法似的。这时迎面又开来一辆车，我们看不见这辆车过来，而孩子是看得见的。

电车第三次停站了，送货的小伙子下了车。电车打着铃带着我们继续前行，我的好奇心也在增长，想看看孩子是不是还在那里站着，我看不见，但这位母亲却看得见。她的额头顶着冰凉的玻璃，凝视着拉奇卡。她看着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一个人这样看别人。她不仅用两眼，而且用额头，用鼻子，用皮肤上的每一个毛孔和遍布皮肤下面的神经盯着孩子。这位妇女变成一只巨大的眼睛，飞出自己的躯体，越过路面，来到她孩子的身旁，看着。她凝视着，把孩子裹进了棕色的丝绒般的眼神之中，用坚韧的柔情保护着他。她就是这样谛视着自己的孩子。只有母亲才有这样的眼神。她们的爱能穿越密林大川，她们的爱能远达天涯海角，如果孩子翱翔蓝天，母爱能驾御载着孩子的飞船。

我们快到第四站了。电车拐进了另一条马路。距离早